寻找“北上音讯”

■凌　翼

记　忆

段桂秀老人走了。2020年，我登门拜访她时，她102岁；她走时108岁。

90多年前，她送丈夫王金长随队伍出征，从此丈夫再未归来。

那年，我在她家客厅墙上看到了那张烈士证，上面记载的不是“北上无音讯”，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牺牲时间、地点、原因为“一九三四年在福建省作战牺牲”。

我感到诧异。她守候的是北上长征的丈夫；烈士证上写的，却是另一种信息。

我与车溪乡民政所所长郭湖北谈起过，他向我道明了来由。新中国成立后，烈士普查工作就开始了，当年人手少，普查员来到段桂秀家，门锁着——她外出做活去了，便向邻居打听王金长的情况。邻居所言并不准确，后来却据此登记入册，造成相关信息错记。拿到烈士证时，段桂秀并不清楚上面所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北上无音讯”有何不同。

郭所长工作期间，段桂秀时常到民政所走动，会聊起过往的事。郭所长便猜测，她丈夫应该是长征未归，属于“北上无音讯”的烈士。郭所长去县里反映过这一情况。登记错误的，不止王金长一例。在兴国，史志办黄晓明主任告诉我，他手上就有一例，与王金长的情况相反——他牺牲在本地，登记的时候有误：烈士证本应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却写成了“北上无音讯”。

王金长到底是在长征路上牺牲，还是在福建省作战牺牲，段桂秀不问。她心底守候的是她的金长哥哥远征未归，至于那本登记册写的是啥，她早已云淡风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悄然踏上漫漫远征。8.6万余名从于都河出发的红军，最终抵达陕北时仅剩六七千人。

我曾10余次到于都，踏访这片送别红军远征的土地。在于都随意走进一间朴素农舍，翻开家史，总能寻到一位奔赴征途的先辈。

采访途中，我见过不少家庭珍藏的烈士证。上面仅书5个字：北上无音讯。

字简纸薄，却载着几代人的念想。一纸证明，是荣誉，也是留白。

这些年，我沿着长征路走过一程又一程。不少赣南朋友知道我重走长征路，盼望我在纪念馆、英烈碑前，帮他们寻觅先辈的名字。这份嘱托沉甸甸压在我心上。我懂得那份执念——他们要的从来不是一张纸，而是想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亲人，最后牺牲在哪里。

我曾到过广西兴安。那座纪念碑园坐落在湘江之畔，英名廊位于群雕南侧，一道32米长的曲形石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名字一个紧挨一个，宛如他们生前列队站立。

那天，我在英名廊驻足片刻，拍了几张照片，便离去。当时我并不知晓，这面墙对另一些人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采访了林丽萍，我才真正懂得，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有多重。

林丽萍是于都县的一名音乐教师，也是长征源合唱团成员。2014年，她随团到广西兴安，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演出，意外发现园内有一面烈士英名廊，墙上镌刻着20321名烈士的姓名，其中江西籍18488名、于都籍1124名。她来不及多想，目光在“于都籍”一栏里急切搜寻，心想几位爷爷的名字也许就在这里。

她一行一行往下看。看着看着，她忽然停住了。她看到了4个字的名字，正是林罗发生。她擦了擦眼睛，没错——那个几代人口中念叨过无数遍的名字，就在眼前。

她拿出手机，赶紧给年迈的父亲打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林丽萍告诉我，当年，爷爷送3位兄弟一同参加红军，他们走出家乡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新中国成立，政府下发《烈士证明书》，仅有小爷爷林罗发生登记在册，另外两位兄弟，连烈士证都没有留下。这道墙上的烈士，都是在湘江边上倒下的。名字镌在石头上，牺牲地也就跟着有了。

林丽萍的爷爷临终时，林丽萍的父亲年仅10岁。爷爷拉着他的小手，反复嘱托：你长大后一定要找到几位长征亲人的下落。父亲不敢忘，却又无法踏上那条远征之路。父亲的叹息与念叨，林丽萍始终记在心里。后来，机会来了，她报名参加长征源合唱团，一站一站地演唱，也一站一站地寻找，终于她在湘江畔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林丽萍告诉我，逢年过节，她家总要备齐4份祭品，一份也不能少。

找到亲人名字的消息很快在乡亲间传开。林丽萍有位瑞金亲戚曾德金，听说她找到了亲人名字，急忙打来电话，托她帮忙寻找外公的兄弟钟启发、钟启贵的名字，二人当年同样参加红军，此后“北上无音讯”。

林丽萍在瑞金籍名录中反复查找，始终未能找到。他们是否牺牲于湘江战场，已无从确知。这些名字，或许将来能够被发现，或许将永远隐于历史长河。

如今，安葬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的墓茔，共有156座，其中合葬着1012名烈士。当年红军突围西去，当地由白军控制。乡保按指令组织乡民收拢战场遗体，集中掩埋。白军阵亡者尚得安葬，红军将士则被视作“共匪”，仅草草合葬，没有留下姓名标记。岁月变迁，坑中尸骨混杂，已很难再与英名廊上的一个个名字对应。

不久前，我在兴国采访，史志办黄晓明告诉我，今年，赣州启动寻找“北上无音讯”长征英烈公益活动。兴国烈士后代曾凡锦前往贵州省桐梓县花秋镇乐境村，将爷爷牺牲地的一抔黄土用红布包好，带回兴国。90多年过去，烈士后人才知道，先辈亲人倒下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了解到，赣州在册烈士约10.8万名，其中标注“北上无音讯”的达4万多名。

采访段桂秀老人时，她说，丈夫王金长与她诀别时，留下一句话：“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她就凭这一句话，等了一辈子。

早在2019年，郭湖北带她到于都县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刻满名字，她不识字，只能由人指给她看：“你的金长哥哥，在那一排的高处。”

她踮起脚，仍够不着，便四下里找了根树枝，举起来，让枝梢轻轻碰到那三个字。

碰到的那一刻，她哭了。

那是家乡的英名墙。她心里认定，他踏上的是北上的长路；烈士证上登记的牺牲地，却是福建。无论北上的长路，还是福建一省，都落不到一个确切可寻的地方。墙上的名字，只是一个象征。

那张证上，“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填的是“红军战士”，没有番号。

证上写全了的，只有执证人：段桂秀，配偶。

她等了他一辈子，可他终究没能回来。

感　念

青石嘴上守碑人

■吕德胜

那是一个阴雨天的下午，我们参加“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的一行人，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步行而上，来到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纪念碑前。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早已等候在那里，黑色中山装上佩戴着党员徽章。“这是丁书记，是这里的守碑人，对那段历史特别熟悉。”宁夏固原负责协调采访事宜的同志介绍道。

1935年10月7日中午，红军前卫部队翻越六盘山后，发现国民党军东北军骑兵第七师两个担任运输给养任务的连队刚到青石嘴。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会议，直接指挥战斗——这些资料，我们在来之前做了一些了解，但从老人口中讲出来，却有一番动人的力量。“这场战斗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红军个个打起仗来不要命”……老人浓重的乡音里，仿佛蕴藏着一种质朴的激情，一如这片黄土塬的粗犷与豪放。

老人叫丁红武，今年65岁，是纪念园附近的下青石村人。当年，丁红武的外公在一个山峁上放羊时，远远地目睹了青石嘴战斗。小时候，丁红武缠着外公讲战斗经过，不知讲了多少遍，红军英勇的形象在他心里牢牢扎下了根。

后来，丁红武慢慢了解到青石嘴战斗的意义——这是红军翻越六盘山后打的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红军以此战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起第一支骑兵侦察连，正式开启我军骑兵部队的建设历程。纪念碑顶那座红军战士跃马挥刀冲锋的雕塑，就是取材于此。

这座纪念碑是2008年7月修起来的。加上附带的广场、纪念馆和绿化区域，整个纪念园区占地近50亩。在建设前的征地环节，有个别村民提出过分的补偿要求，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丁红武上门做工作：“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领导的战斗，为了纪念和宣传红军，咋能乱提条件呢?!”

纪念碑建成后，需要有人看守，丁红武站了出来，这一干就是18年。后来村党支部换届时，他向组织提出不再参选，专职做好守碑工作。

说是守碑，可不只是守着那么简单。场地保洁、碑体维护、林草管护、设备维修，甚至整个园区的防火，都由他一人负责。他干得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碑座四周的壁画，被擦拭得光亮如新；纪念碑周围的广场上干净整洁；村里通往纪念碑的道路有1500多米，落叶季节清扫不过来时，他还会叫上妻子和儿子一起上阵。

“许多参观者到这里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不能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丁红武的话很朴实，却又带着一股打动人心的力量。

纪念碑建在山梁顶上的开阔地带，整个纪念园区并没有大门。这些年，随着红色旅游热度不断升温，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丁红武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时候休息完全看天，只有大雨大雪天没有参观者的时候，才是他的休息日。

“既然本职工作是守碑，怎么干起了讲解的活?”面对我的不解，丁红武笑着解释说，文旅部门安排的讲解员都是兼职，平时在镇上有工作，有团体预约时才会赶过来讲解。近些年，有不少参观者独自前来，或几人结伴而来，又没有预约习惯，无奈之下只能简单看看便离开。

看到不少游客有些失望的神情，丁红武便尝试当起了志愿讲解员。一开始只是回答简单问题，后来发展到讲解整个战斗，再后来是中央红军在固原的5天4夜，以及红军西征和会师的故事。

做讲解，会讲只是基本功，能回答提问才见真功夫。参观者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涉及武器装备、编制沿革、人物生平等方面。遇到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丁红武只能带着歉意如实相告。

“虽是志愿讲解，自己也是半路出家，但绝不能敷衍了事。”面对“本领恐慌”，丁红武再度踏上“进阶”之路。他读了几十本将帅回忆录和地方史志；当地的党史专家、地方史志专家，很多都成了他的“导师”；对细节之处，他多方请教、仔细核实……他说，没有人要求，自己就是一点一点啃下来的。

渐渐地，丁红武这位“编外讲解员”有了一些名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节目中专门为他制作了一段视频，他的工作组照被刊发在人民网上……今年，丁红武被表彰为固原市优秀共产党员，还当选为原州区第五次党代会代表。

“我就是做了非常普通的工作，组织却给了我这么多荣誉，让我感到既骄傲又惭愧。”说这话的时候，丁红武古铜色的脸上微微泛红。

到了返程的时间，老人握着我的手叮嘱道：“你们别写我，多写写青石嘴战斗，多写写红军，让长征精神被更多人看见、被下一代传承。”

落日垂向层峦，暮色渐浓，老人的背影挺拔，与纪念碑仿佛融在一起，共同守护着山河。

冬菜往事

■常晓军

军营纪事

那年冬天，雪来得分外早。为储备蔬菜，中队组织人员去30多公里外的基地拉冬菜。天刚蒙蒙亮，大家就迫不及待裹着军大衣上了车。车驶出营区，拉萨河的两岸全是雪。大片大片的雪花随着车轮飞舞起来。风不断从车顶吹过，径直顺着衣领往宽大的军装里灌，大家在一起背靠着背挨着取暖，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来到山下的后勤基地，那里停满了拉冬菜的车，看过去全是人。车刚停稳，有人就探着身子往下跳，忽地扬起来一团雪花，一团接着一团，落在肩头、帽檐上。

“小心些，白菜叶儿嫩!”不时有人好心提醒。于是，大家开始往车上搬，动作十分麻利。一双双手在雪色与菜色间来回穿梭，叶子上的雪随即落下，落在车上，也落在手上。大家顾不上擦拭，很快雪水和泥巴搅和在一起，旋即成为手套上薄薄的冰。官兵背上的汗在流，手却变得僵硬，没有一个人放慢动作。很快，大家就把白菜叶尖朝上齐齐码好，一棵挨着一棵，菜帮挤着菜帮。脚步声、菜蔬碰撞声、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好不热闹。

车顶着寒风驶回中队时，天色已经很晚了。留守人员早已把储藏冬菜的土窖清理干净，还在窖底铺上草席。“白菜的根朝下，萝卜要留空隙，土豆必须分层码。”副中队长在窖口指挥大家搬运，所有人的精神头儿一下子提了起来。有人一次抱三四棵大白菜，有人铆足劲提起一筐萝卜，窖口旁满是来往穿梭的人影。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这些冬菜便成了餐桌上的主角。酸辣白菜、醋熘土豆丝、萝卜海带炖排骨，大家就着馒头吃得有滋有味。炊事班赵班长每天都在琢磨着如何变花样。他把猪皮焯水后切成条，和萝卜排骨一起慢炖；又把魔芋和土豆一起炒，添点辣椒提味。有一天，大家正在饭堂吃饭，藏族战士扎西看着碗里的菜，突然笑了出来，大家都很诧异。没想到他说：“咱们爱吃大烩菜，离不了萝卜、土豆、白菜，干脆叫‘萝卜炖猪’好了。我们藏语里的‘罗布’，可是宝贝的意思呢。”

话音刚落，战友们都跟着笑起来。从此，“萝卜炖猪”就成了中队的保留菜。每次开饭集合哨刚吹完，赵班长一喊“‘萝卜炖猪’好了”，大伙儿便笑着走向食堂，眼中满是期待。原本普通的饭菜，也因这俏皮的名字，有了不一样的滋味。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除夕夜。漫天的雪花把营区裹得严严实实，红灯笼早已挂好，长条桌也拼在了一起。大家满心欢喜地围在桌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有人说起这一年的变化，有人回忆拉冬菜路上车打滑的惊险，还有人念叨着这萝卜比家乡的要甜……

汽油喷灯燃得正旺，橘红色的火焰舔舐着锅底；半人高的高压锅稳立在灶上，“嗤嗤”地喷着白汽。浓郁的肉香弥漫着，勾得人直咽口水。赵班长早就带人在灶台边忙活了，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连眼纹中都浸着暖意。当他掀开锅盖调味时，白汽便“腾”地涌出来。这时，头发稀疏的指导员站起来，声音不高却满怀感情：“战友们，离家千里守边防，又一年除夕不能回家，但是有这盆难忘的‘萝卜炖猪’，咱们就热热闹闹过个年!”

战友们纷纷端着碗，舀起一块块炖得软烂的萝卜、土豆，任由暖意从舌尖流到心里。那天晚上，我们在食堂里聚餐唱歌，把思乡的忧愁和冬日的寒冷一并驱散。

此后30多年里，我先后多次回到西藏。当年的石子路已经变得平坦笔直，后勤基地也建起了现代化的冷库，新鲜蔬菜、水果四季不缺。我又去看了当年营房后面的土窖，早已被平整的草坪取代。我突然意识到，那些年的冬菜味道、围着“萝卜炖猪”的笑声，早已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在岁月变迁中慢慢沉淀，愈发难忘。



雪山草地

■杨立新

远行的脚步
惊醒沉睡的雪山草地
一支队伍，一路向北
草鞋深陷泥沼雪窝
二万五千里征途
浸染血色
每一步都写着坚毅

我站在你走过的雪山草地
虔诚地走近你的身影
追寻你的足迹
倾听风中的呜咽
仰望一段传奇

杜鹃花开满山崖
红旗在风中招展
河流记得你的名字
群山珍藏着你的歌声

今天，你的故事
让山川继续诉说
那些光辉的、沉默的姓名
站立在春风里
站立在鲜花盛开的路上

阵地小草

■张建鲁

“一棵、两棵、三棵……”
我数着阵地上新生的小草
我呼唤着我失去的战友的姓名

小草站着如剑似戟
炮火中，班长扑向战友的瞬间
弹片从远处飞来
紧紧锁住他生命的喉咙
他变成了阵地上的哪棵小草呢

八百米山路
战友们扛着弹药箱推进
他们倒在山上
他们变成阵地上的哪棵小草呢

“一棵、两棵、三棵……”
我数着数着忽然不敢数了
风一吹，所有小草都在答应

梅　花

■许　岚

梅州的每一个隆冬或者初春
都是由一段梅花香开启的
梅州的梅花
注入了一种信念
泼墨一幅脊梁和铁骨

像一面高高举起的旗帜
有一种凛冽气节
再料峭的霜雪
也不能把它折损

开花的时候
仿佛总有号角响起
一片从天际飘来的云彩
携带梅花的意蕴
安居在这片土地

梅花，生根在
红色队伍走过的村庄与山间
仁居红军街
中央红色交通线
朱德在梅城演讲的过往
朵朵梅花
落在生长信仰的土地
落在我的心里

多像在万水千山的跋涉中
把晚霞举成了朝阳的誓言

哨卡上的月亮

■王芬霞

风雪刻出你眉间的沟壑
界碑在月光下静静站立
枪管结霜的夜里
你数过星辰
也数过远方的灯火

钢枪记得你身体的温度
就像故乡的小路
记得你走向边关的脚印

你挺立在风雪边关
远方的灯火映入眼眸
哨卡上没有草
没有树，也没有花朵
晴天的夜晚
枪刺上会映出月光

它在云和雪之间
在战士与故乡之间
在孤独与坚守之间
凝成边关动人的风景



红军苗民一家亲（中国画）　刘　丽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